



那年，赊账买了半头猪

□余美德

刚放假，师父陈老师在视频里，笑着摆手：“小余，明天杀猪，全家都来。”我心里一算，离开木坪竟已十年。十年，恒岳矿场的灯火都锈进了铁皮，而我七百五十二元的工资，还沉甸甸地压在记忆挎包的夹层里。

次日驱车，我邀好友黄老师一同前往，矿场废墟在车窗外连绵，像被巨斧劈开后忘了收拾的柴垛。他盯着窗外，喉咙里滚出半句“风景……”，后半句被引擎声吃了。我没接话，心里只有人脸——那些脸洒在日子里，像墨落在毛边纸上，晕开就洗不掉了。师父家堂屋摆满家什，门外架子上，刚剖肚的猪滴着水。膻味混着柴火气撞进来，右肩一沉——拍我的不是黄老师，是十年前的师父。那个冬天，他也是这么拍下：“小余，我们合伙买头猪？”

话到嘴边，师父76岁的身子已迎了出来。他两个师父也回来了，地上三头猪，每头都过三百斤，白花花的肉摆放了半间屋子。我喉头一哽，话咽了回去。

火塘边的烟，辣而呛，却是此地独有的问候。热气一蓬蓬地熏上来，眼帘便重了，十年光阴在此刻坍缩，忘了今夕何夕。火光摇曳，将墙上的人影拉长又揉短。恍惚间，门外滴水的猪肉，成了丈量这第二故乡的唯一刻度。

饭后返程，车过木坪小学。夜色里，我曾住的那间寝室竟亮着灯。我踩下刹车。黄老师顺着我手指看去，他镜片后的眼睛眯了一下，仿佛在聚焦某个遥远的光点。他没说话。那光像深夜里，谁在窗台上碾碎了一小撮盐，微弱，却硌得人眼疼。它挑开记忆，寒气先涌进来，接着十年前的日子便“哗”地一声淌了一地——

刚入冬月，木坪就飘起了雪。买肉得跑山下的马武镇，来回大半天。爱人正给女儿喂奶，跟着我咽清汤寡水。日子紧巴，改善伙食不过是炒菜时猪油勺沉底多舀半勺，或是给她煮两个蛋。

我夹菜时，筷子总绕开那几片肉，往她碗里赶。她拦，我挡，碗沿碰得叮当响。那段日子，多亏了师父陈老师和华

哥一家，时常给我们碗里夹肉，才使我们碗里有荤。

记得也是这样一个寒冬，师父忽然对我说：“小余，我们合伙买头猪，你看行不？”这话正中我下怀，可我实在囊中羞涩，嗫嚅着说：“买是想买，只是我手里……”师父摆摆手，手势不像在挥走三千块债务，倒像在拂桌面上看不见的灰。“钱算个啥子嘛？就像草灰，一吹就没了。”他顿了顿，“过日子，才是肩上实打实的石头。”

那时候的我，顾不上和爱人商量，只随口说了句要和师父出门办事，便揣着师父的话，跟着他往木坪村的坝子组去了。幸好华哥和他爱人帮忙打听消息，我们很快找到了一家要卖肥猪的人家。那猪膘肥体壮，价格谈在十块三一斤，师父和我对视一眼，目光一碰，像两块打火石擦出了亮——这猪，我们买了。后来我才知道，师父家的肉也吃完了，此外自家养的猪打算给他的孩子留着；他拉我入伙，是想让我也做一回东。猪三百二十一斤，十块三一斤，算下来三千三百多块。我俩一人摊一千六百六十三块五，抵我两个多月的工资。

猪在华哥家院子宰杀，热水浇上去，白雾腾起来，像把冬天撕开了一道口子。

一切收拾妥当，吃过晚饭，华哥开着三轮车送我和师父回学校。到宿舍时，已是夜里十点，爱人还没睡，桌上的饭菜温在灶上，她竟还没顾上吃。见我们拖着肉进门，她愣了愣，嘴角抽两下，她抬手掩了下口，眼圈霎时红了，转过身去，肩头微微抽动。我侧身挤进厨房，锅盖撞得当当响，一碗肉片汤已经下锅。暖了她的胃，也暖了她手背上的冻疮——暗红的一枚，像私章。那一夜，火燃得久，灶膛里的光在她脸上明明灭灭，映着那双盯着腌缸出神的眼。

天还没有亮透，我就听见厨房里传来盐粒搓在肉皮上沙沙作响。像雪压断竹。像时间在磨损。“前腿切下来，给老家送去。”她声音闷在雾里，“别说是赊的。”砧板砰砰响，她忽然说：“我梦见你被……”刀停在半空。我接过刀，剃下后

腿：“那头猪，就是木坪给的工钱。”屋里只剩盐粒漏下的簌簌声。她左手尾指的冻疮裂了口，渗出的血凝成粒——盐粒混着血粒，分不清。

天亮时，她端出腌缸，回身撞上宿舍的门框。这屋子原是粮仓隔出的半间，墙薄得能听见风哨。可就是这半间屋，腌下了一百六十斤猪肉，和那一年的所有指望。

买猪的钱，我攒了两个多月。还钱那天，他接过去，拇指在票子上摩挲了一下，像在试布的厚度。他叹了口气：“我兜里也就……”话没出口，又咽了回去，只把钱往抽屉里一丢，那动作很轻，仿佛丢下的不是钱，而是一块烫手的炭，终于凉了。我瞥见他虎口上的疤，像是冻疮。师父从没催过，还总说：“小家庭用钱的地方多，要是周转不开，就再跟我说。”第二周，爱人催我送前腿回涪陵老家。我背到车站交给父母，转身就往回赶。当晚到木坪已十点，她等在门口，目光从我沾满泥泞的鞋帮，慢慢爬到我空荡荡的行囊上。她没问，只往我后颈贴膏药。贴到第三张时，我说了实话：“三十里山路，走回来的。”行囊里的油渗出来，贴着脊梁，像偷偷在寒风里生出一层油皮。

她嗔怪地数落了我几句，语气里却满是心疼。她一边数落，一边往我后颈贴了块热膏药。膏药的热气往骨头缝里钻。她贴膏药的手指，在我脖颈的皮肤上多停留了一瞬，指腹粗糙而温暖。她没有再问，只是那晚腌肉时，盐搓得格外慢，格外细。

车过木坪小学时，手机暗了。我摇下车窗，雪籽斜斜地打进来，落在方向盘上，瞬间就化了，留下一个个深色的圆点，像极了那年腌肉时，盐粒在肉皮上烙下的印子。师父摩挲钱的手势又浮现出来——拇指在票子上，试布的厚度。我这才明白，有些账是算不清的。它被时光和情义，一层盐、一层血、一层暖，腌进了生命的肌理里。咸的，又何止一辈子。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有风即飞

□吴天胜

起风了，是放风筝的好时机。

匆匆赶至废弃的机场。这里空旷，草坪舒展。展翼、撑骨、挂线、放飞……不大一会儿，翼展两米多的红鲤鱼风筝，从我手中扶摇升起。

这座机场曾在抗战中立下赫赫战功，是航天英雄杨利伟成长的摇篮，也曾开通过民航……后来，因诸多原因，机场退出民航舞台。

少有军事训练的机场，渐渐成了市民休闲散步、放风筝的好去处。每到傍晚或周末，市民像赶集似地从四面八方涌来。有的骑自行车，有的售卖小吃，更多的人则绕机场散步，步履或急或缓。

几个小孩举着尺把长的风筝，在跑道上欢快地奔跑。也有三两个放风筝的好手，他们的风筝大得像饭桌，飞得又高，脸盆大的线盘在手中收放自如。他们要么在机场踱步，要么坐在小马扎上，不像孩子那样奔跑。他们的风筝飞得平稳，像巨鸢悬空，静瞰大地。

这勾起了我放风筝的兴趣。我先后从网上买了几只风筝，先小再大，越买越阔。

曾购了只黑白色老鹰风筝，展翅约两米。放飞后，它振着猎猎的翅膀，忽左忽右，忽上忽下，极似真鹰盘旋空中。一日，机场风向突变，老鹰在空中忽地俯冲下来，惊得草坪中的鸟雀四散扑腾。我一时恍惚，以为它真要化鹰而去。不料，它却一头撞上跑道，碎裂无形。

惋惜之余，我又买了一只更大的红色鲤鱼风筝。它的鲜亮色彩，在空中格外醒目。有一段时间里，那几位好手转场后，这只红鲤鱼竟也独领风骚。

市民罕见这么漂亮的红鲤鱼，纷纷驻

足围观。我便煞有介事地耍起宝来，将手中的线一抽一放，风筝在风中一抖一张，渐渐攀升。风大时，我便放开线盘，任风筝远飞。待风筝渐低，我便控线，风筝在风中张开翅膀，借风势再度扬起。

天色将晚，空中的风筝融入夜色成为剪影。我又掏出几只夜光灯，夹在风筝线上。灯光沿线上滑，像缓移的流星，却为夜幕点亮一簇微光。良久，微光静止。“到风筝那儿了。”我对围观的人说。

后来，机场转型发展通用航空，市民不能随便进出机场，更严禁放风筝了。

可红鲤鱼哪能禁得住寂寞，我将它放在汽车后备厢里，伺机寻觅放飞之地。山梁上，如果能见到红鲤鱼在云端翱翔，那定是我在放飞；原野中，倘若有一道红色掠过春风，也是我在放飞；双桂湖畔，要是能看到它乘风而起，依然是我在放飞……

即便如此，终不过瘾。山梁风向不稳，原野电线罗织，湖边时时限空。等一场好风、寻一片净空，竟成奢望。

一个周末，我在双桂湖边玩耍，忽然起了风。我心头一喜，连忙从后备厢里翻出红鲤鱼，展翼、撑骨、挂线……准备就绪，我一手拿线盘，一手提红鲤鱼。风力正好，红鲤鱼迎风即飞，迅速飞出几百米远。

难得良机，我决心放尽整盘线，任它恣意遨游。我松开线盘，风筝线“哗哗”地向前奔跑。红鲤鱼像摆脱了牵绊，急速远去。岂料，远去的同时，却在飘摇，快要跌落。

我猛地卡住线盘，风筝线瞬间绷如琴弦，竟发出了几声微鸣。红鲤鱼被紧

紧拉住，双翼如鼓满的帆，长尾迤邐摆动，那一抹红色如火球般腾跃于空中。

我不再放任风筝线长驱直入，而是缓缓释线，让它一寸一寸地升高、稳住……

那日，我终于放空线盘。红鲤鱼如同真正回到了江河，自在、欢畅，游弋于它的天空。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回故乡叙记(外二首)

□李洪

当我站在牛棚和父亲潦糊的白房子旁边并栏边草从祖母藏身的篱笆墙后蹿出该叫谁的名字呢，木窗或者生锈的铜锁门楣上的鱼尾在飞，弯刀砍伤的蝉鸣在第七个无月的夜晚自愈丁香树还在靠近，我肯定躲进奶白花香里长久等待过一只母亲放生的蚂蚱一大片接骨木徘徊在岭上，它们在寻找知客师遗漏的半句讪言方钉无声滑落，空出的孔洞放不进过往的时间和地点没有人在青烟消失的黄昏弄响枯井里打水的回音

冬日乡下

红帽子老人不知去向到处是灰蒙蒙的柿子树白房子站在青石路尽头它在听昨夜送别的雨滴

紫鸭拓草退到枯水池边，等待铜马灯经过乌鸦的叫声里立着父亲的坟莹小蓬草返回断墙上，嘶哑着嗓子呼叫无人在篱笆外种卷心菜和穿心莲

我背风而立，稻草人和柿子树在身后嬉闹并没有说低语的布谷鸟站上啾啾作痛的肩膀

乙丑日在塘坎

乌鸦嘶吼着，两朵云驻守在山顶当我长久注视荒草中的坟莹五倍子就已匆匆结束了花期蹄脚从圆石头上跃起落点是白果树旁的白房子我知道那片牛奶草叶上停放过祖母编织的蚱蜢从赛坝，到老坞塘，每一棵二季稻都有一个温顺的乳名在泪湿的左眼，藏入一口暗绿色池塘我是九月初九夜，父亲放生的另一尾胭脂鱼(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一个词语

□阿涓

一个词语是一条河流绕过母亲的岸用水声编织了我的乳名

一个词语是一座高山挡住了所有的严寒

一个词语是半亩花田收纳了全部的春天

这个词语有最沉默的双唇这个词语有最炽热的内心

我靠着这个词语的肩膀长大这个词语给了我温暖的家

这个词语就是——父亲(作者系重庆市巴南区作协副主席)

简讯

“军歌嘹亮”大赛杨伟智获金奖

日前，2025年度全国“军歌嘹亮”大赛终评揭晓，我市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市作协和音协会员杨伟智作词的《巡逻路上》，获得歌词创作金奖桂冠。歌词经著名作曲家朱志远谱曲、中国歌剧舞剧院青年歌唱家郭煜演唱，上线发布后广受关注。

(张序)

